

阅读

[阅读材料]

1. 谋略 (Supraplanning) 关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语境下 翻译本土词汇及其概念的理解问题

胜雅律¹

摘要: 费孝通认为, 在过去与现在以及在同一文化的几代人之间, “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作者认为, 词也是沟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重要桥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在何种程度上本土的词汇(指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似乎没有一个现成的确切对应的词汇)能从一种文化转换到另一种, 而让他文化人们理解的、甚至在其文化环境中使用的, 同时又能保留其本土性, 也就是说, 保留其原汁原味和原意。本文将以一个深深植根于丰富的中国古代和现代规划艺术词汇中的“谋略”一词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词: 本土词汇跨文化沟通性, 战略, 谋略 (Supraplanning), 《孙子兵法》²

¹ 翻译: 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院提供了本文的译稿。

² 本文不讨论《孙子兵法》是否由孙子一人所著。本文在行文中会用到《孙子兵法》的三种常用的英文表达法: *Sun Tzu's Art of War*, *Sun Zi's Art of War* 和 *The Art of War*。

³ 3 本文是为纪念费孝通教授诞辰 100 周年于 2010 年 12 月 5 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题为“理解中国, 与中国人沟通”的国际大会而作。本文发表在《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中文版) 2016 年第 1 期; 英文版见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CGCP), Vol.1, 2015。本文再次发表于《社科汉语研究》2023 年第 2 期, 旨在作为中高级阅读部分的两篇文章的参考文献, 请读者结合阅读。

据吴江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活动的记者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年10月25日):

费孝通逝世后, 来开弦弓村的访问者不但没有减少, 而且突破了社会学界的范围。

这说明了费孝通不仅仅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兴趣, 他的影响力实则极为广泛。作为一个汉学家, 我在费孝通的著作中找到了很多珍贵的与汉学有关的论述, 因为汉学是一门基于中文写作和口头语言的中国文化的科学。费孝通的很多洞见都能够推动中欧文化的共同觉醒, 并能够成为将中国概念引入到西方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费孝通的不少思想对于汉学的重要性。

从费孝通在他杰出的著作《乡土中国》一书的英文版看到, 他说人们有记忆的能力, 而文化靠记忆传承, 因此人们不但要在

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 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
(Fei, 1992: 55; 费孝通, 1985:17)

在《乡土中国》中文版本中, 看到费孝通明确地指出:

词是最主要的桥梁(费孝通, 1985:17)¹。

但是这句话的英文被翻成了 “[T]his connection rests upon the ability to use words” (Fei, 1992: 55)。

中文原版著作和英文翻译版虽不太相同, 但都为我从新的维度, 即跨文化地解读费孝通的重要思想提供了机会。语言不仅是过去与现在、同一文化下代际之间的桥梁, 更是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桥梁。

本文聚焦于中西文化交流, 即在讲述文化之间语言及语言所带来的概念的转换。作为西方的汉学家, 中西方对比始终占据我的脑海。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本土的语言和概念能够被转译为另一种文化吗? 这种转译方法能够使其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被理解甚至实践, 而同时保持它的本土性? 也就是说, 它们被翻译之后能否保持其原始质感和意义?

什么是“本土词汇”? 即是那些在外文词语中很难找到能与之准确对

¹ 感谢费孝通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的组织者常向群博士为我提供了《乡土中国》的中英文两个版本。本文发表在《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中文版) 2018年第1期; 英文版见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CGCP), Vol.1, 2015. .

应的词汇。面对这样的词语，人们经常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即选择一种便捷的翻译方式，用一个已经存在的、表面看来似乎对应的外语词汇去套，因此，就往往错过了“本土词汇”的真正意义。

在此，我以中文的“谋略 (moulüe)”这一深深的扎根于古代和现代中国的规划艺术 (Art of Planning) 的词汇为例。谋略，是人们十分熟悉而又非常神秘的字眼 (柴, 1991: 1)。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不可胜数的关于规划 (或谋略) 的书籍，如：

柴宇球：《谋略库》(第四版)，北京，1991年。

柴宇球：《谋略论》，北京，1991年。

萧诗美：《毛泽东谋略学》，北京，2005年。

贺开耀：《邓小平谋略》，北京，2004年。

杨庆旺 (主编)：《实用谋略学词典》，哈尔滨，1992年。

然而，就这个“神秘”的中国词汇“谋略”而言，那些中国作者在试图将“谋略”翻译成英语语汇时却简单地使用了诸如“策略”或“战略”等术语，见以下两个例子：

- 1) 甘生 (主编)：《商战谋略案例全鉴》，乌鲁木齐，1992年。本书封面上的书名被译为“The Encyclopaedia of Marketing Warfare Strategy Cases”，这样就把“谋略”被翻译成为“战略”。
- 2) 李炳彦：《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北京，2004年。本书的第390页上可见，其书名被翻译为“Military Stratagem and the New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这就是说，“谋略”被翻译成为“计谋”。

在西方，中文术语“谋略”至今仍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美国的出版物中，鲜有的几位专家把“谋略”译成英语 (Detweiler 2010: 9, 13-15)：

- 1) 美国国防部在其《呈交国会的年度报告：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兴了对古代中国治国方略的研究。军事院校的整个部门教授取之于中国几千年的经验的谋略、即战略欺诈 (strategic deception) 的课程…。

- 2) 马克·斯托克斯¹在他的《中国联合航空运动：战略、学说和军队现代化》一文中三次提到了中文词汇“谋略”，例如，他说：

¹ 马克·斯托克斯 (Mark Stokes) 是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事务的国防部长、国际安全事务部办公室主任，该事务部隶属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前北京美国武官处助理空军武官 (1992-1995年)，是《教义事务中的中国革命》(2005) 艺术的作者。该书是由 RAND 公司和 CAN 公司合作出资赞助的。

中国对威慑和强迫的看法与西方略有不同，中国的作者将威慑和强迫与计谋 (moulüe; 谋略 [原文，马克·斯托克斯把“谋”写成“某”]) 的概念相结合，即通过灵巧或高超的战略手段、作战艺术或者战术而获得政治或军事竞赛的成功…。

- 3) 拉尔夫·索耶 (Ralph Sawyer)¹，一位著名的古代中国军事的翻译家，在《诡诈之道》(*The Tao of Deception*, 2007年) 一书中评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的“谋略”热。他在书中写到：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在1991年，古典军事著作被当成宝贵的研究素材，同时也兴起了研究战略和计谋 [英文原文写的是“strategy and stratagems”而且在英文原文的括号中，为了解释“strategy and stratagems”的意思，就写了：mou-lüeh] 的热潮。”

在同一本书中，他将“谋略”翻译为“strategy 战略” (Sawyer, 2007: 435 n.6, 437 n.18, 440 n.39)。这令人费解，因为在其书的别的地方，他又把“战略”译为“strategy” (Sawyer 2007: 447 n.25, 449n.50)。这就是说，索耶把“谋略”和“战略”都翻译成“strategy 战略”。

所有上述提到的中国和美国的作者或机构太过简单的使用诸如“战略欺骗” (strategic deception)、“计谋” (stratagem)、“战略与计谋” (strategy and stratagems) 或“战略 (strategy)”，作为“谋略”的表达方式。“欺骗”作为“谋略”的翻译太过狭窄。即便“谋略”有时以行骗运作，但它不一定总是“战略欺骗”，也许是战术或做战上的欺骗。“计谋”和“战略”也不能完全表达“谋略”的意思。

“计谋 stratagem”是指：

- 用兵之术的一种实践；通常是以智取胜或突击敌人的手段或诡计；广义而言，指军事手段。
- 手段或诡计，为了获利而采取的策略或策划；广义而言：制定策略的技能；技巧；诡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33)

“战略 strategy”是指：

- 适用于总体规划和大规模战斗行动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科学。
- 运用此而产生的行动计划。

¹ 拉尔夫·索耶 (Ralph Sawyer) 是一位研究古代和现代中国战争的美国著名学者。他广泛地与重要的情报和国防机构合作。同时，他也是加拿大军事和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 在政治、商业、求偶、或其他方面的计谋技能等……见 Stratagem.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1981: 1273)
- ……一个周密的计划或方法，或是聪明的计谋……(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76: 2256)

根据我对“谋略”之丰富含义的理解，它不仅限于建立在狡诈基础上之规划操作。因此，把“计谋”作为“谋略”的翻译只是抓住了其中的一面，而非其全部的含义。据我对英语单词“strategy 战略”的理解，它或者意味着“清新的、长远的、关键性的规划”，或者意味着“计谋 strategem”，但不可能是这两种意思的结合，也就是说，它不可以意味着“依靠计谋的清新的、长远的、关键性的规划”。因此，“战略 strategy”这种翻译扭曲了“谋略”的意思，因为“谋略”既可以指代一个“长远的、关键性的计划”，也可以指代一个计谋性长远的、关键性的计划，还可以指代一个非计谋性的长远的、关键性的计划。显然上述所援引的中国和美国的翻译者们都未能抓住“谋略”的广泛含义。在他们的翻译中，他们并未真正地将“谋略”的本土性引入英语词汇。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将中国词汇和栖居其间的概念翻译到外国文化中，而是仅仅粗浅的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西方词汇——其含义小于原意——来替换。这种行为不是文化传递，而是中国术语的西化，使之丧失了其本土性。因为现存的西方词汇并没有起到费孝通所说的“桥梁”的作用，而是一个“假肢”，造成了一个相互理解的错觉，无法引领到真正的相互理解。

也许，这种将中国的东西简单地西化的方法，其根源在于西方翻译者并未完全理解中国本土词汇。另一种可能是翻译者简单地假设所有语言之间都有一个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库。根据这个假设，A 语言中的每个词汇都能够在 B 语言里找到一个对等的词汇，即不存在本土词汇和概念群 (an earthbound group of words and concepts)，因为词语和概念是普遍统一的，且容易转换。我认为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词汇在它们自己的语言中有其乡土质感 (earthbound touch)，一些特定词汇甚至是仅存于某种语言中。这些词汇“抵抗简单的公式化的翻译。” (Ames, 1993: 71)

“谋略”是什么意思？就专业意义而言，它有着相当特殊的含义，而西方本土语言中是没有合适的术语来描绘的。除非在西方语言中创造出一个新的表达法。对于这样的情况，仅仅靠孔子的“正名”是不够的，必须要“创建一个新的名称”，这样才能够正确地为特定的东西命名。

当代中国对“谋略”的兴趣与“军事谋略学”密不可分，多年来它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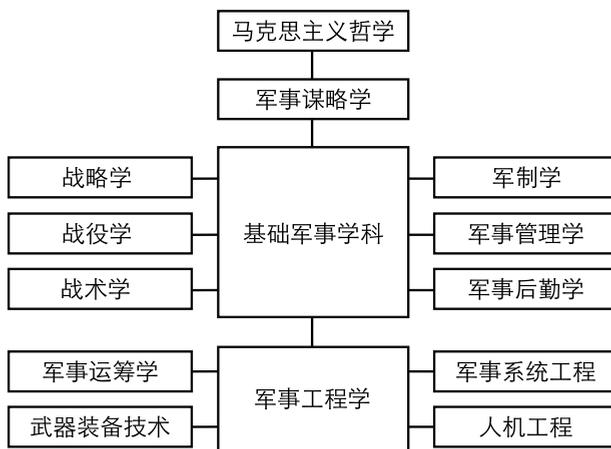
经在中国军事科学中取得了准官方的地位。因此，我对“谋略”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军事谋略学”的印刷和电子出版物，例如：

- 李炳彦，孙兢：《军事谋略学》（上下卷），北京，1989年。
- 罗志华：《军事谋略之道》，北京，1995年。
- 《中国谋略科学网》，军事谋略研究中心，
(<http://www.szbf.net>)。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和最近退役的少将李炳彦在北京见过很多次，以讨论他关于“三十六计”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关主题。他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谋略学”的奠基人。他还担任了《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也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同时，他还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运筹研究所的军事谋略中心的主任。鉴于他在军事谋略学的贡献，李炳彦曾获得多个军事奖项，甚至于1996年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在介绍我用英语翻译“谋略”的建议之前，我想再现一下李炳彦这位中国军事谋略学专家在《军事谋略学》第一章中的图表（李炳彦，孙兢1989：第9页）。

图一：中国军事学结构图



在此没必要解释整个架构。相关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在顶部，即便如此，可以从略不谈。自上而下的第二项是“军事谋略学”，再往下最左边的三项分别是：